

浅谈动态思维与静态思维在写作中的运用

孙中奎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客观事物的动与静是对立的统一,反映这种辩证关系的动态思维与静态思维也是辩证的统一。因此,我们在写作中常可以灵活运用动静思维,化静为动或化动为静,动静结合,相得益彰。恰当的运用动静思维,可以使文章意境更加优美,文笔更富有灵性和艺术魅力。但这更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动静关系,善于将我们的主观感情转移到不具人的感情色彩的审美对象中去。

关键词:写作;静态思维;动态思维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30(2008)01-0084-03

收稿日期:2007-11-20

作者简介:孙中奎(1981-),男,山东枣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写作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动与静是辩证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用相应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它,分析它,思考它和表现它,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动态思维与静态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动静思维的思想在文学写作中应用的很广泛,比如南朝梁王籍在《入若邪溪》里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这两句借“蝉噪”、“鸟鸣”衬得树林更静、山谷更幽。北宋王安石在《书湖阴先生壁》中有“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的诗句,曲折的小溪、绵延的青山本是静止的、无生命的、无感情的,但这里作者借“护”巧妙的写出溪水有情,精心的呵护着一片绿油油的田地,借“送”生动写出山亦解意,唯恐人们感到单调,“推门而入”,送来了青翠欲滴的山色。翻开中国古典诗词,像这种美诗妙笔不一而足,不胜枚举。这种动静思维的思想对我们写作有着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静态思维的运用

静态思维是一种定型的稳定的思维。这种思维从固定的概念出发,遵循固定的思维程序,以追求固定的目标为思维目的。它反映事物的

现状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一句话,它反映的事物是处于静止状况的。^[1]

运用静态思维,可使气氛宁静平稳,富于艺术魅力。比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描绘荷塘里的月色和月色下的荷塘时说: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树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斑的黑影;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2]

这一段话用静态思维生动的写出了荷塘月色的清疏淡雅、静谧和谐。

作者描写的月光是静静的,月光照射下的青雾、叶子和花是静静的,月光隔了树照过来的树影也是静静的。那些树影,有的参差、斑驳,黑糊糊、峭楞楞的像鬼一样;有的稀疏美丽,象画在荷叶上一样,他们也都静止不动。这些“黑影”、“倩影”和月光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幅光影交映、浓淡相宜、疏密相间充满静谧气氛和情趣的画面。从这里,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静态描写特殊的艺术

魅力。

一般地说,对静止状态中的景物描写,都是用静态思维来从事静态描写的。这种描写,不仅可以造成宁静、平稳的气氛,还可以抒发作者的情怀。比如上面这一段就反映了作者有如月光一样的心情:淡淡的,静静的。

二、动态思维的运用

所谓动态思维,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来改变自己的思维程序、思维方向,对事物进行调整和控制的思维,它反映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以及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3]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动态思维对事物的分析和思考,完全符合辩证法的这一观点,因此,用动态思维来考虑问题,能够达到比较优化的思维目标。

宗白华在《美学与意境》里指出:“自然”是无时无刻不在动中的。物即是动,动即是物,不能分离。这种“动象”,积微成著,瞬息变化,不可捉摸。能捉摸者已非是动;非是动者,非是自然。动者是生命之表象,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表现生命,描写精神。^[4]

这些话充分显示了写作时用动态思维对描写“动者”的重大意义。

动态描写往往可以充分显示事物的变化过程,发展轨迹。而且,与静态相比,动态的景物更富有生机和活力,更会给人以鲜活的感觉。

比如巴金的《海上的日出》,极其细致的写出了日出时海上景色的变化过程。

果然,过了一会,在那里就出现了太阳的一小半,红是红得很,却没有光亮。这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一步一步地,努力向上面升起来,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那颜色真红得可爱。一刹那间,这深红的东西,忽然发出夺目的光亮,射得人眼睛发痛,同时附近的云也添了光彩。

这两段简短的形象地描绘,从太空颜色的变化、天边出现的红霞、太阳初升时的情况和太阳冲破云霞跳出海面的情景等四个方面,一步一步地细致地写出了海上日出的过程,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极其鲜明的美不胜收的海上日出图。如果观察不仔细,看不清海上日出时的动态变化过程,就不可能描绘出像现在这样动人的画面。^[5]

可见,在写作中使用动态思维,就能将事物写的富有动感,更加鲜活。但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时更要细致,特别要注意对事物进程的观察和思考。

三、化静为动与化动为静

化静为动与化动为静的描写,是客观事物的

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在写作中的反映。

所谓化静为动,就是在表现静态事物的时候,除致力于静态描写外,还巧妙地运用移情的手法进行描写,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活动起来,使它更具生机。^[6]

老舍在他的著名散文《草原》中有这么一段话:

“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象没骨画那样,只用绿色渲染,没有用笔勾勒,于是,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

“翠色欲流”是说翠色将流而未流,而“流入云际”,则是说翠色已经流入云间。这两者是自相矛盾吗?其实,这非但不矛盾,反而形象地显现了草原景物的逼真情态。“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分别描写了两种不同的视觉形象。前句是近镜头描写:草原绿得浓厚将滴,绿得油亮闪光,给人“欲流”的感觉。这是化静为动,突现草的色泽,草的生命,也抒发了作者无限的热爱和赞叹。^[7]

下面再以五代敦煌曲子词《浪淘沙》这首作品为例,分析一下化静为动的整体效果。

五里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轻。
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

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

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这首词写的是相对运动内容;而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则是描绘视觉的错移情景。这里有很强烈的美感效果。全词以轻松明快的笔调,描绘了船家划船在水上愉快行进的情形,从侧面表现出了诗人及诗中所写的船家愉快活跃的心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8]这首词既具备“有我之境”,又具备“无我之境”。上阕内容表现的是“有我之境”,下阕则是“无我之境”。诗人宕开笔触,不写船本身了,而将视点转向了宽阔的水面和苍茫的大山。青山也仿佛知“我”“远来应有意”一般,热情地奔向前来,迎接“我”这个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客人似的。但当“我”定睛仔细端详时,山却并没有挪动,原来是多情的“我”发生了视错觉。事实上这是相对运动的结果,这时,在船上的“我”已分不清是船在行走还是山在行走了,这就是以物观物,物我两忘或物我两融。有点不知庄生梦蝴蝶

蝶,还是蝴蝶梦庄生的味道。

在机械运动中,人常常会在刹那间判断意识由清醒明确转向模糊朦胧的状态,发生真相和幻觉的暂时混淆,从而产生视觉和头脑意念的错移现象。以康德的观点,美正是一种不掺杂理性判断的情绪和感觉活动。这种不觉“船行”却见“山迎”的视错觉,也正是把诗人和船家的感情心理移注到无情无意的山水之中去了,不光是“恰似走来迎”的青山充满盛意,就连“满眼风波多闪烁”的河水也洋溢着不可抑制的温柔情怀,这更符合费肖尔和立普斯等人主张的移觉说。“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又从朦胧模糊的错觉判断中回归到清醒的理智判断中来。后两句这一理性的纠正,与前两句视觉上的错误判断,共同构成了化静为动、以动促静、动静相生的美学意境。^[9]

而化动为静,就是表现动态事物时,不是把重点放在动态描写上,而是通过巧妙的、移情的静态描写,以静态来渲染动态,从而表现出描写对象似静实动的不同寻常的生命力。

如朱自清的《绿》中的梅雨瀑:“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一个“镶”字,化动为静,将飞流直下的梅雨瀑定格成一道美丽的风景,使梅雨瀑“白而发亮”的特点,如风景画般呈现于读者眼前。

毛泽东诗词中有不少篇章都是化动为静的典型例证。比如《菩萨蛮·大柏地》中:“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用重彩的写意之笔,把画面中静态的艺术性内容用动态的文学性手法表现出来,充满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果说“舞”字带有明显的动作特点的话,“复斜阳”的“复”和“阵阵苍”就是感觉中的动态了,需要用心细细地斟酌才能感受得到。《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三句也是以动景写静景,化静为动,动静相生的句子。大山犹如白色的长蛇般在激动地起舞,高原亦如白色的大象在狂放地奔

驰,整个大地仿佛不服苍天总是高高在上,今天就要和他一比高下!这里包含着奔放激越的豪情,把大山和高原完全人格化了,并赋予抗拒、争雄的思想意识。如此动静相生,真是奇妙无穷。

从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客观事物的动与静是对立的统一,反映和表现这种辩证关系的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也是对立的统一,它们的功能也可互相转化。描绘客观事物时要很好的化静为动或化动为静,需要我们在深入感知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的动静关系,善于把自己的主观之情移注到本来不具有人的感情色彩的审美对象上去。只有这样,才能运用好动态思维和静态思维,从动静的相互关系上,更好的反映事物的本质特点,写出意境优美、曲折有致、富有感情色彩的文章。从而使文章灵气飞动,更有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 朱行能 写作思维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7.
- [2] 林非 朱自清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23.
- [3] 朱行能 写作思维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0.
- [4] 林国华.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35.
- [5] 文代琼.写作技法八十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128.
- [6] 朱行能 写作思维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3.
- [7] 舒济.老舍散文精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8.
- [8] 王静安.人间词话[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211.
- [9] 高国藩.敦煌曲子词[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9.

【责任编辑 朱允】

The Application of Static and Dynamic Thinking in Writing

SUN Zhong-k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Abstract: Dynamic thinking and static thinking are two modes of thinking unified in the process of brain activity. Therefore, they can be used flexibly in writing. Using static and dynamic thinking appropriately can mak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more beautiful and writings more spiritual and fascinating. But this requires the static and dynamic relationship be precisely balanced so that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may be merged into the aesthetic objects which have no feelings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writing; static thinking; dynamic thinking